

11月点评

经评选,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品为许保金的小小说《谁也不认识》(原文见本刊10月30日8版),以下是评委韩达的点评:

文学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。这种高于,在于文学意义的形而上高于现实的形而下。《谁也不认识》这篇小小说初看起来荒诞,不符合现实常理。但在文学意义上恰恰脱离了形而下,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。这种形而上是指作者的书写脱离了现实层面而指向了人的灵魂。大多数人在现实中不可能化那样的浓妆,但在灵魂的层面,每个人都给自己化了浓妆,不肯坦露自己灵魂的真实,以致于谁也不认识谁。

韩达

新书评



丛书名:《昨天的中国》
作者:袁伟时
出版社:浙江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2年10月

“昨天”引发的深思

□黄道炫

历史研究永远面对着昨天,无论昨天是梦魇,还是仙境。不过,既往的经验显示,梦魇经常是现实,仙境却仅存在于想象之中。

辛亥革命曾经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上占据话语权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崇的一场政治运动,政治的需要多少使其带上了神化的色彩。近年,这场革命不容置疑的地位有所动摇,我想,这应该是认知的一种进步。任何一个政治事件,当其被推上尊崇的地位时,关于它的讨论就无法正常进行,没有充分讨论的历史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。

袁伟时先生大概是比较早对辛亥革命圣殿提出质疑的一位研究者,新近出版的访谈集《昨天的中国》一书中,几乎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谈论辛亥革命。从这些访谈中,可以看到,袁先生对辛亥革命不乏辛辣质疑的言论,对国民党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,极而言之,甚至以为辛亥革命“实际上只是更进了少数民族政权”。

必须说,访谈和深思熟虑的论文不同,经常只是临机的语言,而且受环境、谈话气氛、对话者引导等影响,有时会有一些并不一定完全代表自己想法的判断冒出,或许,袁先生关于辛亥革命的上述说法只是一时冲口而出的失语。因为,在其他访谈中,袁先生也承认,辛亥革命后,“一个现代政府、现代国家的雏形已经展现出来了”,这当然不是简单更进少数民族政权的意义可以涵盖的。

不过,即使对辛亥革命这些意义的承认,袁先生也愿意把其放在北洋时期加以肯定,这一时期在袁先生看来,政治进步、经济发展、言论自由,似乎是一个未曾被发现的乐土。的确,对北洋时期的重新发现,是近年学术界重新评估过往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,也取得一些令人注目的成果。但矫枉不必过正,以最被称道的所谓言论自由而论,这一状况的出现,和当时无法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威,各派政治力量均挟武力角逐于权力场中,几无余力关注其他大有关联。清流言论,在手握重兵的武人手中,或借以重己势,或弃之如敝屣,聊备一格而已。所以,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,只不过武夫眼中暂时顾不上的菜碟。没有政治和社会自由的保障,言论自由岂非无源之水,而在北洋时期这一胜者为王的枪杆子时代,政治自由又从何而来,难道指望大兵重重包围下的国会吗?

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背景,简单的附会并不一定合于当时的时代。20世纪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,要从过去的中国找到当今的影子,不能说没有必要和可能,但已经埋藏着不少的陷阱。袁先生怀抱着对现实、未来的忧思,回望百年中国,其学术关怀值得予以充分尊重。进一步看,历史学者需要现实的关怀,但有时候,套用一句用得很俗的话,距离也是一种美。

(作者介绍:黄道炫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,主要从事民国史、中国革命史研究,著有《张力与博弈:中央苏区的革命》、《民族存亡的搏斗:20世纪的中国》等)

□陈洁涛

我诞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夕,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。在共和国这个伟大的国度里,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,在经济领域里流通,在建设事业中奠基,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,在人民生活里休戚与共……

别看我只是无声无息的一纸票面,其实我的感情世界丰富得很哩!我知道,人人爱我;但我,不一定都爱人人。

俗话说: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一点都不错!我崇敬那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仁者,他们把我慷慨地捐向灾区,无私地资助希望工程,大度地做着公益事业;我喜欢工薪阶层加薪

□许保金

赵一媳妇端一盆脏水刚泼到院子里,赵一便吼叫开了:“没长眼?泼到我鞋子上去了,我刚洗的鞋还没干呢。”

赵一媳妇也不是瓢荏,又腰瞪眼也吼道:“你才没长眼,洗的鞋为什么不放高处?有本事给我往家挣钱,在家吼叫算啥本事?”

赵一的火气上来了,接着吼叫:“我没本事挣钱,你有本事挣钱让我看看?”你一句,我一句,吵架声逐渐增高,直吵的鸡飞狗跳,树叶乱掉。

吵架声惊动了左邻右舍,大家纷纷过来劝架。男人们劝赵一消消气,好男不给女斗。女人们劝赵一媳妇别生气,别给赵一一般见识。

男人们把赵一拉进了北屋,赵一又是敬烟又是倒茶。完了还打开火,哧哧啦啦炒了几个菜,打开了一瓶酒。

女人们把赵一媳妇拉进了南屋,赵一媳妇又是拿花生又是拿瓜子。

当劝架的男人们从北屋出来时,一个个猴屁股似的脸上露着笑容,喜滋滋地回了家。赵一望空盘子空酒瓶,苦笑着摇了摇头,平时自己还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呢。

□佚名

陈晓东在国外考驾照,听朋友说路考非常严,考官想尽办法难为学员,甚至不惜下“套”,可陈晓东没当回事。

这天到了考场,考官是个严肃的中年男人,车开了一段,考官突然说:“左拐,我要上厕所。”陈晓东不敢怠慢,地方到了,考官却没下车,而是说:“这条路口不能左拐,你违反了,没通过考试。”陈晓东很委屈:“是你着急上厕所让我这样开的。”考官笑了:“你必须听法律,而不是车里某人。”

第二次,考官换成个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美女。美女看陈晓东紧张,就主动找话题和陈晓东聊天。

□汤园林

那一年,丈夫忽然病倒,家里只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,哪有治病的钱?儿子说:我来想办法。儿子果然有办法,一次又一次,不断地往医院送钱。她疑惑,儿子怎么忽然大本事了?这钱,怕是来路不明吧?

知儿莫如母,她的预感很快变成现实,原来,为了给父亲筹备救命的钱,儿子参与了16起抢劫案。法律不会因孝心而柔软,他被判无期徒刑。

得知这一噩耗,丈夫气得一命呜呼,年轻的儿媳扔下九岁的女儿,绝情离去,她也一病不起。

但只在床上躺了两天三夜,她命令自己必须站起来。儿子遭遇了人生中这么大的一个坎儿,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,他怎么迈得过去呀?

她决定去监狱看儿子。除了种好那几亩薄田,她到山上挖蒲公英,捡地衣,摘野蘑菇,一切能换成钱的东西都燕子衔泥似地搬回家。两年后,终于攒够了路费。

那天她早早起床,带着孙女和干粮,坐上了开往监狱的车。

下车后,祖孙两人发现不多的路费被偷盗一空,而到监狱,还有四十公里的路要走。这四十公里,她们走了整整一天,到达监狱时,却被告知,得知家庭变故的儿子意志消沉,正因不服劳教被关禁闭,

人民币述怀

后笑靥如花的表情,喜欢勤劳致富的“王老五”把我一五一十、十五二十地反复数来数去那憨厚可爱的样子;我怜悯还处在贫困线上的平民直欲把我“掰成两半”来应对物价飞涨的喟叹;我厌恶那些心比煤黑的矿主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奢靡;我憎恨赌徒把我押到赌桌上、毒贩把我当毒资的罪恶勾当!最令我深恶痛绝的是贪官污吏用我大炒房地产生,用我包养二奶小三,然后举家潜逃到异国世代尽享富贵……这些丧尽人格、国格的丑陋的“中国人”!这些不齿于人类的败类!可叹堂堂正正的我竟成了“黑钱”被“洗”,被兑换成了美元、加币、英镑、法郎……

情何以堪!我欲哭无泪!

我只想为国为民做清清白白、正正当当、规规矩矩的事,但是,俗世红尘玷污了我,我简直要出离愤怒了!

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当今社会上,还有一些不良分子恣意污损我,在我身上乱涂鸦,使得庄重靓丽的我无端被毁容;有不法分子利欲熏心,以高科技手段仿冒我,胆大妄为地制造假币,严重地扰乱市场经济;更有层出不穷的骗子无视国法,践踏民生,丧心病狂地制假售毒以牟取暴利——君不见市场上假货琳琅满目,有毒食品如地雷遍布。我作为人民币,是

吵架

村子里便经常弥漫着酒菜的香味。

农家过日子,柴米油盐醋,锅碗瓢勺盆,吵架拌嘴瞪眼睛,骂爹骂娘骂孩子,都是平常事。

吵架的多,劝架的更多。请客的有,被请的更有。赵一灵机一动,把南屋朝外开了一扇门,开了一间小卖铺,除了卖烟卖酒外,还卖做好的,有花生米、豆腐干、猪头肉等等,都是下酒菜。村子里再有人吵架请客,便不用往镇上去了,赵一的铺子里就有现成的。

吵架的还在吵,劝架的还在劝。吵架的也当过劝架的,劝架的也当过吵架的。你请过我的客,我也请过你的客。你吃过我,我也吃过你。吃的家中储蓄减少,吃的家中捉襟见肘。而赵一却被人吃的生意兴隆,财源滚滚。

村里人明白了,这劝架请客原来是赵一夫妇俩玩的计谋,他们好坐收渔人之利。

村里人明白后便不再吵架了,吵不起来了,请不起客了,花不起钱了。不但不吵了,甚至连话也少说了,见面只是点一下头,或抬手比划一下,心里明白就行了。村里人怕话说多了,万一哪句话说错了不妥了,不当了,再引起吵架。

考驾照

考试通过。陈晓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高兴之余感觉刚才对人家过份了,想到这他拿起那个熊猫玩偶:“谢谢,这个送给您孙子做个纪念吧。”

老头很惊讶:“真给我?”

陈晓东点点头说:“过关还不是多亏您关照?”

老头脸一板:“对不起,考试成绩作废。”

怎么翻脸真比翻书还快,陈晓东急了:“又犯哪条了?”

人民大众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,然而他们却换不来自己赖以生存所需的安全放心食品!说真的,谁也不愿意饮鸩服毒呀,可是人总得充饥果腹啊!怎么办?我只能为他们一掬同情之泪啊!

“世人都晓神仙好,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身只恨聚无多,聚到多时眼闭了。”《红楼梦》中跛足道人的《好了歌》正是对拜金主义者的谆谆劝喻,更是对贪官污吏的有力警示。愚氓犹可训,鬼域必成灾。诚愿政府健全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法,重拳出击一切危害、践踏和破坏货币法的不法分子。

还我圣洁,还我尊严!

久而久之,村里人便干脆不说话了,全村人竟然装起了哑巴。

这事惊动了上面一位领导,领导来村里调查。任凭领导说破了嘴皮,全村没一个人回答他一句话。领导只好改问话为写字。

领导写:“为什么不说话?”村里人写:“怕吵架。”领导写:“为什么怕吵架?”村里人写:“怕劝架。”领导写:“为什么怕劝架?”村里人写:“怕请客。”领导写:“为什么怕请客?”村里人写:“怕花钱。”领导写:“为什么怕花钱?”村里人写:“怕赵一挣钱。”

领导看着满纸的一问一答,他疑惑满腹。为什么怕一个人挣钱,而全村人都要装哑巴呢?

然而,让领导更意想不到的事还在后头。时间长了,习惯了自然,全村人居然真的成了哑巴——当他们希望开口说话时已经发不出声了。

一个专家组进了村,尽管专家们个个医术精湛,设备件件先进科学,终究也未能让村里人重新说话。最后专家组无奈地在治疗报告中写到:此异症已非医学所能解决,需其他学科共同参与方有治愈之望……

老头一瞪眼:“向考官送东西是行贿,这涉及人品。开车技术不行短期能练习提高,人品要有问题就得认认真真反省。”



一万公里的母爱

不能会见。一向坚强的母亲顿时坐在台阶上嚎啕大哭。

最终,了解情况的监狱领导破例让他们母子相见。

她伸出粗糙的手指,一遍又一遍整理自己破旧的衣衫,梳理自己稀松花白的头发,想要自己不至于显得太苍老。但是,看到母亲的那一刻,儿子还是哭了,一个劲儿说:妈,儿子对不起您!让您受罪了!

她哆嗦着嘴唇,用不多的词汇劝导儿子: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改造?家里有我在,你操什么心?只要我活着一天,就会抚养你女儿,支撑起这个家!

母亲的到来,让意志消沉的儿子再次充满了斗志。

走出监狱的那一刻,她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两个“硬指标”:一,每半年到监狱看一次儿子,帮助他改造。二,再苦再难也要供孙女上学。

她养了猪、鸡、鸭,每天五点钟起床,到山上割野草给牲畜当饲料,摘野蘑菇给孙女改善伙食,每天晚上陪孙女坐在灯下温习功课。甚至一次又一次跑到学校,跪求校长先让孙女上学,学费她慢慢补上。

在她的苦心经营下,家慢慢地焕发了生机。孙女以优异的成绩一路考上初中、高中,又以状元身份考入大学。儿子也积极改造,参加了

□徐宁

相亲

女人面色黝黑,身体圆滚滚的,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。脸让化妆品涂抹得油光铮亮。文眉,涂着重重的口红,让人联想起殡仪馆里的遗容。

她用居高临下、颐指气使的口气问:“你有1.70米吗?”徐长在说:“年轻当兵体检时是1.71米,去年体检成了1.69米,不知怎么就抽抽了。”

她说:“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。”老徐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两厘米的距离:“差这么点儿就能看出来?”她说:“人不差寸,就这么一点,人就显得矮很多。”

老徐问:“这重要吗?”她说:“男人身高1.70米是底线,我喜欢高个子的,男人长到1.80米那才叫挺拔和够个儿。”

老徐想:也不看看你自己,穿着高跟鞋还不到1.60米。

她又问:“你哪年生人?”

老徐说:“1956年。”

她故作惊讶地说:“比我大这么多!我1964年生,比你小8岁耶!”

老徐想:来之前介绍人难道没有跟你说过?何必如此。

这是同事田姐给老徐安排的一次相亲。女方之所以表现得趾高气昂,是她自己认为条件比老徐好。她是个富婆,开着丰田来的。她原本是个农村妇女,老公当了县长以后直接安排在了县政府有编制的部门。后来,老公升任副市长,为了再要一个孩子和她离异了。她原本有个儿子,早些年夭折了。为了补偿,前夫一次性就给了她几百万财产。老徐却是一个普通科级干部,工资才两千多,老婆前年病故却儿孙齐全。

老徐一照面就不喜欢她。他喜欢长相清爽一些的,她不仅皮肤黑而且浓妆艳抹,让人感到很俗气。本不想和她交谈过多,她却喋喋不休地提问:“喝酒吗?”

老徐说:“男人哪有不喝酒的。”

又问:“抽烟吗?”

老徐说:“抽,一天一盒多呢。”

她说:“我最讨厌抽烟的人了,臭烘烘的。”

老徐说:“可能改不了。”

田姐见气氛不对,赶紧插嘴:“别看老徐貌不出众,可是有名的大才子,每年发表不少小说呢。”

女人就问:“一篇材料(机关人习惯这么叫)能得多少稿费?”

老徐说:“我是写小说和故事的。不同刊物不同标准,几百元也是它,几十元也是它,还有不给稿费的呢。”

女人蔑视地说:“还不如我打一晚麻将挣得多呢。田姐,你猜我前天晚上把胡了多少?”

田姐说:“你来往的那些人,不是领导夫人就是二奶,最次也是商界女强人,玩得自然大。不像我们,偶然玩玩也就一元两元的。猜不出来。”

女人说:“我们一下就是100元的底儿。那天来了一副千载难逢的好牌,清一色、一条龙、门清、调将加自摸,又是坐庄,一把就赢了七千元。”

然后,俩个女人就说起了逛街、美容、养生、喂狗的话题,把老徐甩在那儿很是尴尬。想呆,呆不下去,想走,又怕人家说没礼貌。

正在这时,门铃响了,田姐赶紧去开门,进来一个长身女人。

她叫杨蕙兰,也是老徐和田姐的同事,单位的会计。45岁上下,老公去年车祸去世。老徐和她平时关系很随意,不时开些玩笑,一向戏称她为“大洋马”。小自己整整十岁,又比人家矮,她还有个上大学的男孩,也考虑过负担重,从来没往搞对象方面想。她显然是随意串门的,开始很意外,但很快看出了端倪:“你们有事吧?我来的不是时候。”

田姐说:“没事没事,都是偶然碰到的。”

她看看老徐:“是不是相亲啊?”

老徐说:“胡说。”

杨蕙兰坐下后,一些话题自然又围绕她说。说着说着就说到身高上,田姐问:“蕙兰,你到底有多高?”

杨蕙兰说:“穿高跟鞋1.72米。”

老徐就接话说:“其实高个子女人也让人看着特别舒展。别看我不高,也喜欢高个儿女的。”

杨蕙兰就说:“喜欢也没见你向我表示过。”

老徐说:“太熟了,不好下手啊。”

杨蕙兰笑骂:“坏死了!”

相亲女人咳嗽了一下,脸色十分难看。毕竟,人家才是主角,这么类似打情骂俏是不合适的。

眼见就到了午饭时间,老徐说:“我请你们三人吃饭吧。”

相亲女人说:“改天吧。”

田姐也说:“俺老张一会儿就回来了,我就不去了。”

杨蕙兰却不合时宜地说:“你们不去我去,听说老徐一年挣不少稿费,早想宰他一回。”然后问相亲女人:“您不介意吧?”

女人脸更加阴沉:“随便!”

于是,老徐就对杨蕙兰说:“我家门前新开了一家京东馅饼店,饭地道,装修也典雅,咱就吃它。”

杨蕙兰痛快地说:“行。”

然后,大着胆子拉住杨蕙兰的手,见她不挣脱,就携着手一路走出去。